

散文

陪老母亲回到从前

孙道荣



惊月(国画) 白国文

郑州地理

老庙

侯发山

老庙又称玉仙圣母庙,位于巩义市新中镇老庙村,坐北朝南,北高南低,玉仙河经庙门南侧折北流入柴阳汜水河。

玉仙圣母庙始建于唐代,重建于宋、元、明、清屡有修葺。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200米,占地面积10公顷,现存明清建筑52间,各种碑刻数十通。自南向北的中轴线上排列着山门、中玉庙、玉仙圣母殿;西有火神庙、龙王庙、白衣阁、牛王庙;东有安水殿、玉皇阁、三官庙、玉后阁、王母行宫等。玉仙圣母殿,面阔三间,进深五米,硬山砖券无梁殿,黄琉璃瓦覆顶;脊上排列八仙庆寿,正中置琉璃宝塔。玉皇阁,面阔三间,进深两间,悬山砖石拱券结构。庙内有明、清重修碑刻数十通。

玉仙圣母庙周围有二虎把门、三龟会饮、五龙捧圣、香炉峰、人头峰、马头崖等多座奇峰,也有五龙潭、翻花潭、桃花湖、小龙池、玉仙桥、瑶池、雪花洞、老君洞、将军寨、上清宫、太清宫、梳妆台、天王阁、白龙庙、二郎庙、大圣庙、猴爷庙、山神庙、土地堂、雪花老母殿、雾山圣母殿等多处景观。因自然造化 and 雕宇遍布,玉仙圣母庙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庙宇周边流泉飞瀑,翠峰幽谷,风景十分秀丽。

“玉仙圣母”何方神圣?说法有三,一说庙里供奉的玉仙圣母,据说本是当地玉仙河边的一个村姑,因为领着山民开山种地,植桑养蚕留下绵绵福泽,后世为了感戴和纪念她便为其建庙,尊为“玉仙圣母”;二说黄帝时期三位仙女,道教女神。汜水县志记载:玉仙庙,黄帝时有三女修真于此,曰碧霞元君,曰太素元君,曰麻姑大仙。在方山玉仙(山)下;三说玉仙圣母是王母娘娘。更有不少人说,其实这三种说法说的就是同一个人。但是,不管她们如何称谓,却都是勤劳善良、本领高强、为民解忧、有求必应的,因此,深受百姓崇拜和信任。千百年来,玉仙圣母庙里香火不断。每适农历三月十一(传说中的玉仙圣母生日)的庙会时,有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游人、学者到此上香、观光,场面异常热闹壮观。因老庙的名气越来越大,后来,“老庙”演变为整个庙宇包括周围山水的代称。

因玉仙圣母庙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厚,故有“老庙”之称。1987年,玉仙圣母庙被郑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郑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如今的老庙已经发展成为闻名省内外“浮戏山雪花洞风景名胜景区”。

新书架

《侯海洋基层风云》

邢晓英

《侯海洋基层风云》带您到中国的最基层,新闻报道的背面,体制改革的现场,去看一个公务员摸爬滚打的命运。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讲话,横扫大江南北,像雷霆一样,贯进岭西省茂东市巴山县师专学生侯海洋的耳朵里,让这个20岁的小伙子,心生无限遐想。

1993年,刚当了几天乡村教师的侯海洋,转身投入波澜壮阔的“全民下海”洪流,蹲在路边当起了鱼贩子。

1994年,侯海洋南下投奔姐夫,适逢海南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没赶上好时代,只赶上破产自杀的姐夫的葬礼。

1995年,身心疲惫的侯海洋回到茂东市巴山县柳河镇,感到时代变革的狂飙,抵达这里的时候已经减弱,但仍如微风一样,吹动着一草一木,起伏不已。

侯海洋意识到,宏大的社会变革,不只是电视新闻里传来的精神或掌声,当它抵达基层的时候,就会立刻主宰自己的命运;他开始在“新闻联播”里,寻找自己下一步的方向。

翻开本书,深入基层,发现个人命运与体制改革相纠缠的中国逻辑。

作者小桥老树,男,某省某市某局局长。2010年出版《巴国侯氏》大系第一部作品《侯卫东官场笔记》系列长篇小说,畅销至今。《侯海洋基层风云》为《巴国侯氏》大系第二部作品。

还没有完全糊涂。他又找出一张全家人在老房子前的合影,那时候老父亲还健在,那是他们家最后一张照片。老母亲拿在手中,一会儿正看着,一会儿倒着看,一会儿又将照片反过来看看背面,似乎照片里藏着什么似的。尽管老太太什么也没说,但她隐约从老太太的眼神里,看到了过去生活的影子。

他意识到,这也许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老太太尘封的记忆之门。于是,每天晚上,回到家中,他都会搬出一本本老影集,和老母亲一起一页页翻看。这些老影集,很多是老母亲精心保留下来的,从最早的黑白照片,到后来的彩色照片;从他穿着开裆裤穿着照相馆的马车,到他捧着毕业证的大学生毕业照;从父母和他三个人拍的全家家福,到父母和他自己一家三口拍的全家福……他欣喜地发现,老照片正一点一点地唤醒老母亲,过去的生活,仿佛又回来了。

他的脑中,忽然蹦出了一个念头,带着老母亲,去她住过、生活过、工作过,或者是常去的地方走走。

星期六,他将老母亲搀下楼梯,扶上三轮车,骑出了家门。自从老母亲得了老年痴呆症后,担心她迷路,他就再也没有让她出过家门。老太太坐在三轮车上,很兴奋的样子。他拉着老母亲,骑了两个多小时,来到了以前的老房子。老房子和邻居家的房子,都早就拆光了,盖起了很多高楼,但是,老房子前那条河和桥还在,在桥头,老母亲

忽然拍拍他的后背,要下车。老母亲走下车,站在桥头,抚摸着桥墩上的狮子雕刻,眼里噙着泪光。这个景象,一下子就把他拉回到了久远的过去,那时候老母亲就常常站在桥头,等待着在遥远的乡下劳动改造的父亲;他上学后,有时候放学回家晚的话,老母亲也是站在这个桥头,等他回家。

那天,老母亲第一次说了很多话,虽然很多话显得语无伦次。

此后的每个双休日,只要天气晴朗,他就会骑着三轮车,驮上老母亲,出去逛逛。他驮着老母亲,去过她工作了20多年的工厂,那家工厂如今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农贸市场。他驮着老母亲,去过他就读过的小学,这所小学除了教学楼重新建设之外,基本没什么变化,因为离家远,小学前几年,都是母亲接送他的,他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矮小的母亲,站在门口踏着脚向校园里张望的情景。他驮着老母亲,去了这个城市最古老的那家早餐店,叫了两碗馄饨,几十年了,这家早餐店的馄饨,还是那么好吃,以前家里穷,只有遇到大事的时候,父母才会带他上这儿,奢侈地叫两碗馄饨,他吃一碗,父母合吃一碗。他很快将一碗馄饨吃完了,却惊讶地发现,老母亲只吃了半碗,还剩下半碗。他意识到,那习惯剩下的半碗,是老母亲留给另一个世界的父亲的,他的心里,泛起一股暖融融的温暖的滋味。

人生不可能再来一次,但我们可以将爱重温一遍。

随笔

农家小院升国旗

何宇翔

乡下的舅舅来电话,邀请我们夫妻到他家度国庆假,我们正留恋舅舅的农家小院,依山傍水,狗吠鸡鸣,空气新鲜,土特产应有尽有。还有,表兄妹都外出打工了,我们也应该去看看二老。

舅舅是个老兵,复员后每年国庆节都在自家的小院里举行升旗仪式,儿时我在舅舅的这个乐园里就目睹过升旗,只是那时是竹竿当旗杆,现在却是竹竿换钢管了,顶端还安装了小滑轮,旗台可容纳10人没问题。

刚进舅舅家的小院柴门,就看到二老和邻居们在插旗杆,搭旗台。舅舅舅妈看到我们到来,忙招呼我们进院。舅妈张罗我们坐桂花树下,树下的小桌上早已摆着四个碟子:花生、板栗、枣子、毛豆。毛豆是麻辣味的,比夜摊上的正宗,这都是舅舅舅妈的土特产。我们喝着芝麻豆子桂花茶,嗅着满院的果蔬清香,看着舅舅舅妈等乡亲们忙碌的身影,感觉十分惬意。

第二天早上北京时间6:10,舅舅的升旗仪式正式开始了,我们和二老,还有邻居等9人站在旗台上,随着录音机里《国歌》嘹亮的响起,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沿着旗杆冉冉升起,我们仰视着头顶飘扬的红旗,感觉无比庄严和自豪。

升旗仪式完毕,录音机在继续唱《红旗飘飘》,当孙楠唱到:“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我们都跟着放声歌唱,可猛一回头,看到院门口不少村民在向我们的注目礼,还有电视台的记者在偷拍我们……接下来,记者把话筒对准舅舅要采访他。

舅舅见推辞不了,便接受了采访,他说:“咱一个老兵,想以升国旗的方式庆祝祖国生日,感谢政府带给农村的新面貌,现在有通向农家的柏油路,有流入农田的自来水,有照明村落电灯……咱为有这样繁荣昌盛的祖国感觉骄傲!”

我们为有这样质朴、感恩的舅舅甚感骄傲。

陈永坤

分,所以自称“六分半书”。他的字多在横里用力,这正是山谷笔法。结体多带扁,转折处喜用蹲笔,按得较重,有时看去像苏东坡,但比东坡瘦硬活泼。他特别讲究行款,不是一行行直写,而是有偏有正,有大有小,有宽有窄,但看去却是一气呵成,并不显得东倒西歪,这是他的本领。不过他也有他的缺点,首先墨多于笔,他的作品远看像一簇簇墨点,这是采用八分取法不高所致。其次他眼明未许多书法家一样,有爱写古字的习气,未免过于标新立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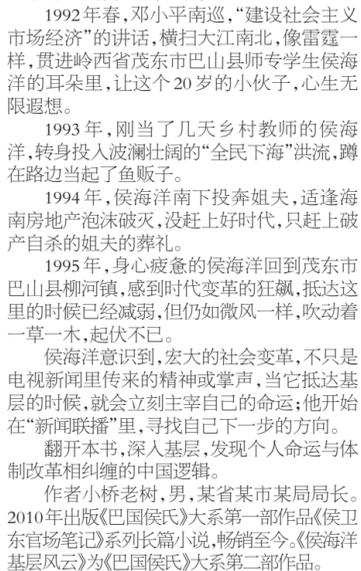
张健莹

手塑者一定很爱鹅,把它的形象烂熟于心了,捏起来得心应手极了,先用泥条做出身形,再做出细部,鹅头高高扬起,脖子自然要长,一只鹅安祥自在,另一只脖子后仰头稍歪着显示多情。再做身子,最着力处在尾巴,安祥的尾巴高高翘着,另一只就安然放平了,当然这也是有构想的。最后安上翅膀,安祥鹅翅膀也安祥,就像是一只鹅平平静静地浮在水面。另一只翅膀低低地像是刚刚拍打过水面,鹅也像看着自己激起的水花,它还想让安祥鹅看看自己呢。两只鹅无论怎么摆放,都能看着它们在呼唤,一雌一雄,在追逐嬉戏,传递着的是暧昧还是友善?

汉代雕塑从来都是有塑有绘的,至今,能看见两只鹅身上残存白色,头顶还有红色。多么生动可爱的两只小鹅。

再小的汉代雕塑也有汉风。想起历代小几们牙牙学语时就会背的唐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是唐代诗人骆宾王七岁做的诗。

再小的诗人做出的唐诗也是唐韵。就把这小鹅小诗冠个名,汉风唐韵。



汉风唐韵

它们真的是小鹅,身高怎么够不上5公分,比起汉代盛行的动物陶俑马、牛、猪、鸡、狗甚至悬珠的不成比例,譬如黄釉卧狗,足足35公分高。一般的动物陶俑,大多是模制的,模制成两片然后用泥条黏合。这两只小鹅不同,它是手塑或说是手捏而成。是因为它不似马牛猪那样与人关系密切,还是制作者特别对鹅情有独钟?

陈永坤

不过,无论怎么说,清华生在个已经比较成熟的青年干部了。孙伟风尘仆仆地进我办公室后解释道:“清明节假期3天,正好借返京回家机会跑两个项目……”

“跑项目”是武威干部工作中重中之重的事,身为贫困县县长的孙伟自然对项目格外重视。孙伟到武威两年多时间里,能够升任正职领导——县长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招商引资跑项目出了名、立了功。在武威时,火荣贵书记领我看到他亲自规划和已经呈现非常规模的工业开发区时,我就已经知道孙伟利用自己的“清华优势”为当地引进了几个大项目。武威人今天异常器重清华学子,与孙伟创下的实绩有关。

孙伟不是到甘肃的第一个清华人,却是清华人到武威工作第一人。2009年末甘肃省委书记陆浩到清华与校方签约和演讲时,孙伟是被清华作为直接选派的干部让甘肃领导们带走的。

“谢谢清华给我们的最好‘礼物’!”当时陆书记和省长徐守盛一手拉着孙伟,一手握着清华大学的胡和平书记的手直感谢。

2010年7月27日,兰州卧佛寺宾馆。省委书记陆浩握着清华大学副书记史宗恺的手,高兴地说:“清华讲信誉,我们才离别半年多,你又给我们送来8名优秀的学子。”根据清华和甘肃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清华每年将从毕业生中选调高层次、高素质的学生到甘肃工作。合作协议实施第一年,清华就为甘肃选调来1名博士、7名硕士,既有理工又有经济管理、法学等专业,甘肃领导怎能不格外欣喜!

“你们自愿来西北工作,接受实践的锻炼,代表了一种精神境界,也反映出清华大学人才培养方面的远见卓识。同学们,到基层去建功立业吧!”省委书记怀着无限期待和希望之情,向新来甘肃的8位清华学子发出号召。

“第一年到甘肃的8名校友中,有5位是我回到母校动员后自愿报名到甘肃来的,他们中有3名被分配到武威与我在同一个地区工作。”孙伟向我介绍,火荣贵书记到武威不久,就说了清华与甘肃之间的人才合作协议的事,便找到当时在凉州区任区委常委、副区长的孙伟:“你是清华出来的,那边情况熟,你给我引几个来!”

孙伟现在就在我的面前,黑黑的

叙述回到此书的开头。在晏紫发出“完了”短信的2007年2月4日,高一上半学期结束,儿子的期末考试成绩单,全班47人,他倒数第3名。事后我看了他的化学试卷,七栏全部是0,物理卷七栏六个0一个3,触目惊心。在他颓势无法逆转时,我曾经提出一个妥协的要求,我说,我希望你球打好,电脑玩得好玩,街舞跳好,成绩不要上游,也不能最下游,有个中不要就行了,你看行不行?儿子不置可否。

2007年元月21日,正在宜昌乡下的我不意间看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一个节目,我知道了一个叫“徐向阳”的人,他在江苏淮安创办了一个“徐向阳教育训练工作室”,工作室的对象是“问题孩子”。

冥冥中,我感觉有一种力量在帮我,帮我们的儿子,帮我们的家庭。当晚我给晏紫打了电话,简述了节目内容,让她注意看第二天的节目重播。我不能对她说更多,我知道这对她很难。第二天一早,我就往淮安打电话,徐向阳教育训练工作室在全国仅设有两个直营分支,一个是石家庄的华北营纵队,一个,是在咫尺的湖北宜昌三峡纵队,地址就在夷陵区小溪塔镇的虾子沟,半个多小时的车程!

第二天一早,我坐班车赶到小溪塔找到了“三纵”,见到了总指挥陈锋。

一进大门,水泥操场上全是身穿迷彩服的男女学生,有的在站桩,有的在排队训练,有的在铺在地面的凉席上反复折叠被子练习打背包。办公楼对面的三层楼宿舍,走廊和窗户全被铁栏封死。操场上停着几辆军车,车身两边写着相同的内容:一公里定人生,人生必须这一课。标语或谓口号的内容我已知晓,凡来受训的孩子,必有一次不少于十公里的连续行军(行走),这是工作室的重要内容之一。

工作室只收16岁以下的在校学生,儿子距此年限只差两个月。训练时间原则上要求一年,各种费用平均算下来一月为3000元,一年3.6万元。实际上很少有家长让孩子受训一年,一般是半年,但也有不足三个月的。我为儿子设想的是半年,贯穿高一下学期,回家后的九

月份复读高一,费用1.8万元。

咨询中得知,三纵的孩子不少是父母带他们到三峡旅游然后“带”进来的,父母明知这种手段不光彩,可是不这样又难使孩子主动、自愿来这里。陈锋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一位公司总经理对儿子说,你到三峡的事,儿子当时就抓起玻璃烟缸将对面的液晶电视屏砸了个粉碎。老总父亲不罢休,有天将两颗安眠药粉放入儿子的饮料里,谁知电脑旁的儿子毫无困意,“游戏”到天明。又一天,父亲一口气往饮料瓶里放了7颗安眠药粉,儿子终于睡着了。早有准备的父亲立即让一帮男性亲戚将儿子手脚捆绑塞进汽车。松绑后儿子中途醒来,用脚踹碎了车窗玻璃,但终究抗不过几个身强力壮的男。

听到这里,我都痴了。还有一个我心惴惴不安的“戒尺”。陈锋说:老徐(徐向阳)说,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惩戒教育是教育的终极手段(大意),没有惩戒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但戒尺也不是乱打的,老徐的惩戒原则是不犯错误决不惩戒,犯了错误未必惩戒,屡教不改坚决惩戒。

我依稀记得,曾苏联一位教育家曾说过惩戒教育不可或缺的话,徐向阳是“将之拿来”,然后“因地制宜”推向极端。

陈锋说的另一件事更是令我震惊。一位父亲将儿子送到三纵后对陈锋说:陈总,他要不服管教,你们把他往死里打,打死我负责!我和你立生死文书!

这让我立刻想到我的朋友黄道坤对我说过的一件事。黄道坤在武汉市某中学做了多年的政教工作,有一次,一位父亲当着他的面指着自己的“问题”女儿咆哮:“我恨不得找个街上的男人来强奸你!”女孩满脸含辱悲愤的眼泪,哽无一语。

那,这也是父亲!徐向阳后来也向我讲过一个男孩,他的母亲找了他几天几夜,有天半夜终于在家上网吧里找到了他。母亲求儿子跟她回家,只差跪下。儿子不回,母亲说你不在家我就在这门口坐一夜。儿子说那你就坐一夜吧,说完转身往网吧里走。无告,无奈的母亲急了,说,儿子啊,这深更半夜,漆黑一团,妈妈害怕呀,你就不怕……不怕妈妈被坏人强奸了?儿子这时停住脚步,转身看了母亲一眼,说,能被坏人强奸,说明你还有几分姿色。

陈永坤

张健莹

张健莹

张健莹

张健莹

张健莹